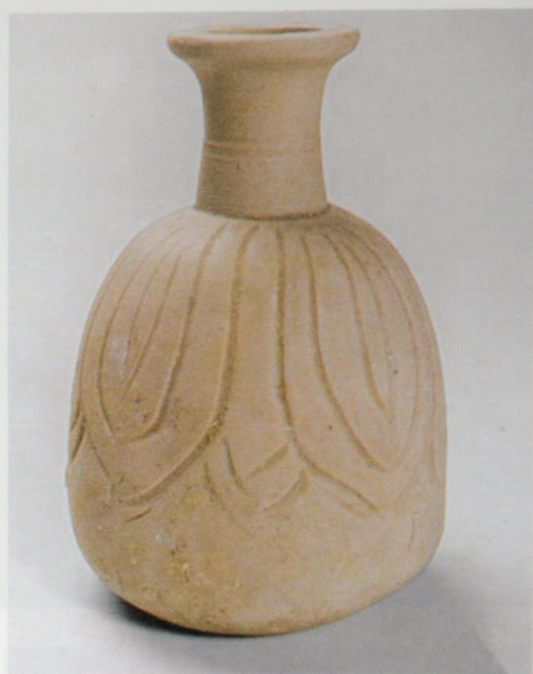


1997年发现的位于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油田附近的一条沉船，被学者们称为印坦沉船，这条船的时代根据出水的带纪年银锭上的刻款和其他资料，发掘报告认为，应是918至960年，并有可能晚到960年之后数年^①。杜希德、思鉴通过对沉船出水银锭产地的研究和对陶瓷的观察，认为其时代应为930到970年之间，即南汉王朝覆灭之前^②。笔者从出水瓷器判断，时代的确稍晚，我们大体可以将印坦沉船视为10世纪中叶的一批船货。其中也出水了大批的中国瓷器，除去早期被打捞的器物，正式发掘登记的瓷器数量是7309件，但其中广东产的一种青黄釉小罐（包括一种有四个平置的桥形耳的小罐）就有4855件，占了66.4%。剩余的器物中以越窑青瓷为主〔图十一〕，还包括了少量青白瓷、白瓷、东南亚产的细陶器和中东产陶器。因此，越窑瓷器所占的比例约在20—30%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印坦号沉船中越窑瓷器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增加了，根据发掘者的研究，这些越窑瓷器应该主要是供上层人士使用的〔图十二〕，而广东产的小罐主要是供中上阶层人士使用的。从印坦沉船出水的大量银锭和铅币看，主要货物是从南汉控制的广州港装船的。印坦沉船还出水了一些安徽繁昌窑的产品及少量北方系的白瓷器，这些瓷器应该是通过长江水道经扬州出口的。这说明，在10世纪中叶扬州港尽管已经衰落，但仍然在使用当中。当时最活跃的港口应该是分别被吴越国和南汉王朝掌控的明州港（今宁波）和广州港。

〔图十一〕印坦沉船出水越窑瓶



〔图十二〕印坦沉船出水越窑矮空枕

井里汶沉船的时代恰好排定在10世纪后半叶，大体在印坦沉船之后不久。根据发掘者的报告，在出水的49万多件片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在30万件以上，是这条前往爪哇东部诃陵国的货船中最重要的货物。由于在发掘时发现这条船装船的方式与黑石号不同，是在船舱内先在龙骨间放置短木方〔图十三〕，所有的越窑碗盘类器物都一排排整齐地架放在木方间，是明显的初始装船状态^③。这种情况表达了两种可能：第一，这条船最初的装货港口就是明州港，第二，在南中国海到阿拉伯海贸易圈中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巨港（Palembang）的库房当中，应该有一个大规模存放越窑瓷器

① 前揭 Flecker, Michael文，页121。

② 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思鉴 (Janice Stargardt): 《沉船遗宝：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页383—431，2004年。

③ Horst Liebner, "The Siren of Cirebon: Excavation of a 10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Lost in the the Java Sea", Paper presented on the "Symposium on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organized by Asian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2-14th, March, 2007.